

甜蜜的滋味

「皇帝換人做了！」

「換人做還是叫皇帝……！」

「天皇老子還是老子，換人做，還是你老子啊！」

「老子都不老子啊！」

「賜我吃，賜我穿，賜我欠錢不用還，這才是老子啊……。」

台灣漢人就是這樣，喜歡鬥嘴鼓、練武功，還喜歡聚眾說大話，可是又人人無力反抗官兵，只能夾著尾巴做人。

「新皇帝叫什麼？」

「雍正皇帝。」

「康熙通寶不能用了嗎？」

「都要換成雍正通寶。」

「聽說新錢沒有舊錢好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「銅少……。」

「凍酸的皇帝，咱日子難過喔！」

1 閩語：小氣刻薄之意。

「沒有好過，要好過去當大官虎，當清狗就好過……。」

「畫虎不成反成狗，大官虎都是清狗……。」

「頭家來了！賣共！」

鳳山縣藍家大院是施侯大租戶，宛如開府建衙般，雖不是衙門卻比衙門的排場還大，藍老爺是上達天聽之人，與北京靖海侯府有直接往來，每年都要在台灣收租上交北京，是富甲一方之大戶，且藍老爺下管全台一十處相同的「施侯租館」台灣像這樣的大戶，在地府衙、官廳都慌他，一般人更惹不起。

藍老爺手下有十多人替他記帳，管事，鳳山藍家大院是最高的行政中心，管家的張大總管是藍老爺的小舅子，他也是降清之人後裔，張總管來到後院，見一群奴才們聚眾聊天，大喝一聲！眾人都緘口不敢再言了。

「恁是吃飽太閒喔！無大事做嗎？去，去港墘接船，來人都挑些勇健的回來。」

頭家老爺要再開一間頭家廊，要人手，汝去，去多叫幾個來……。」

年輕的盧筍起身，快步跑出後門，他自告奮勇去港墘接船。其他人散去，不願意等在這裡吃飯了，張總管厲害，他們才不願意自投羅網。

港邊海墘真的有大船入港，人來人往的忙碌不堪，從廈門、泉州、金門來的大船真多，還有漁民的舢舨船，澎湖來的漁船，盧筍以前也是從這裡上岸，他才來台灣兩年，體健能幹眼色又好，人也長的年輕體面，一來就被張管家相中，留在藍家大院當奴才，沒送去頭家廊做糖。

藍家大戶有不少頭家廊，也放債給其他農民經營牛掛廊，都是製糖之所。鳳山縣、諸羅縣還有鹿港廳到處都有製糖廊，因經營方式不同自有名稱。熬製出來的烏糖都從鹿仔港、安平港甚至東石港出口到大陸福州、廈門等地。

頭家才剛開了兩處頭家廊，現在又要人開頭家廊了，有錢人真好，事業做這麼大，盧筍心生羨慕，但是自己還是赤腳大仙，羅漢腳一隻，一年才得五兩銀子工價，還要贖身、還賣身錢二十兩銀子，離有錢還很遙遠。

盧筍很知曉張管家的喜好，他喜歡年輕俊俏的後生，他自己就是長身體面的年輕人，他從豬仔間挑了十個年輕人隨他回去，幸不辱命，張總管很歡喜這次來的這批豬仔。

隔了一宿，昨日來的泉州人都換上一身新衣，這就是直接到施侯租館的好處，來者先得一身新衣，再分配到各頭家廊去勞役，沒獲選的，都要自己按手畫押，再由人販子兜售到民間的牛掛廊、牛犇廊、或是府衙的公家廊去煮糖，或是賣到勳業地、官田去當農奴。

聽說一年的工價才三兩銀，要贖身就更難了。

藍家大院來了一大群外人，院子牆邊壘滿了布袋，每一隻都裝的飽飽的，他們的人都戴著斗笠面目黧黑，台灣的烈日驕陽能將人皮鍍上一層赭紅如銅，那些人對張管家鞠躬哈腰，稱謝不已，讓盧筍看的張開闊嘴，下巴都要掉下來了。

「張管家腹腸闊，好心照顧，勞力！感謝喔！」為首的老男人不住稱謝，身後的男人像他的兒子們，也不住鞠躬點頭。

「明年擱再來，這張墾照汝明年再來換，汝是墾首，約束佃人毋生事，」張管家在門內說，為首的男人們在簷下鞠躬哈腰，又是一通點頭，他們才離去。

張管家回頭看見盧筍帶著一群穿新衣的新人，招手叫他過來。

「汝帶他們將這些米入倉，左倉還空著。」

盧筍答應一聲，反身招新人一起搬運米糧入庫，新來的人好奇的問盧筍。

「阿兄，啥是墾首？」

「墾首就是頭家，拿了那張紙就可以招佃，可以約束佃農，還能收一成租。」

「那張紙寫什麼？這麼厲害！」

「那張紙不好取，汝要識字，還要納租給施大租張管家，汝運好，這裡是施侯大租頭的總舵，藍家大院的藍老爺，每年要去北京覲見靖海侯，銀錢海了……。」

「每一個人都能拿墾照？」

「要看你家祖墳有沒有冒青煙，祖公媽有保庇，汝才拿的！」

「寫啥？忒厲害！」眾人實在好奇，可是盧筍亦不識字，怎知內容？

人多，眾人很快將米糧入庫後，都聚眾到了米倉旁或蹲或坐，人人都想知道如何出身，一張看不懂的紙頭，就能出脫？人人都曾按捺了自己的大手印，算是將自己賣了，可是何時才能贖身？何時才能出頭天？這些新來的人，內心想些什麼，盧筍很清楚。

他也是心熱之人，自己也想早些出脫，可是他只有一個人兩隻手，不知何時才能自由？擁

有自己的土地田園和家庭。

「偷偷講，毋說出去，藍家小少爺教我念過，我偷偷記起來，墾照上好像寫，墾荒，現奉令速準給照，以便招佃，即時料理，俟墾耕成熟後，照理起照料。」

「文章喔！啥意思？」

「那知！蓋上藍老爺的大印，他們就是墾首頭家了，聽說新來的人墾出荒地，他們也可收租。」

藍家大院內的嫗婢來糧倉采米，叫盧筍扛一包米到內院去，盧筍俐落的扛起一包飽滿的米袋，對眾人揮揮手說：「明天要早起，咱要去頭家廊，散夥了吧。」

盧筍扛米袋來到藍家後院，這裡是藍家大院的廚房地區，大鍋大灶大菜案，專門煮吃食，且多是姑娘聚集，老老少少一大群人，有粗使嫗婢、乳母，年輕的婢女丫環和燒飯煮菜的廚娘，不時還有媳婦們，妯娌們來此處說話，三個女人能成菜市，這裡都是些聒噪又饒舌多嘴的女人。銀柳來到他身後拍了他一下，盧筍笑了！這個銀柳調皮搗蛋，她是藍家小小姐的貼身丫環，年紀還小，生得一雙大腳到處都去，毫不認生。

她悄悄的塞了一塊手巾包裹的物件給盧筍，盧筍迅速的將物件放入懷中，快步離開後院，離開那些眼睛放光的女人們。

盧筍年輕，銀柳亦正是荳蔻年華，雖為嫗婢，卻得了藍家大院裡的每一個人歡心，她天生笑臉，還笑口常開，說話有禮，最可貴的是她不亂傳話，內宅裡的事她從不說，毋影之事她亦

不傳話，僕婦多問她幾句，她只是笑，別人完全問不出東西，一張小嘴像窟窿，只裝糖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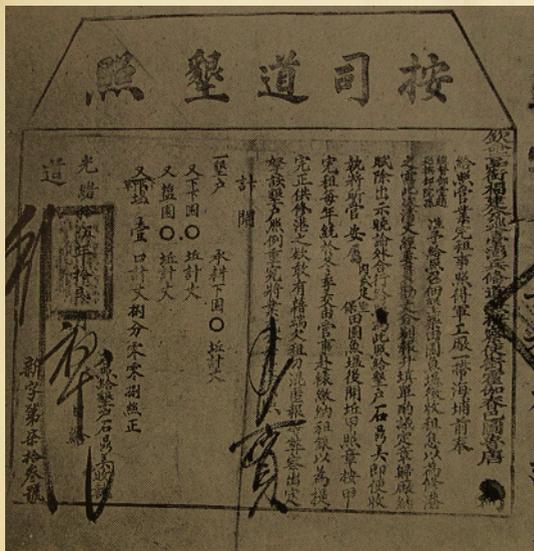
小小姐藍喜才九歲，聽說要纏足了，家裏的僕婦都在準備剪刀，白凌布和紅線、粗針……，一應女子裹足的物品，小小姐藍喜是藍老爺的小妾所生，生母出身不高，好像來自泉州府的樂戶，也是裹小腳的女人，小妾鄭氏是進門喜，來到鳳山藍家大院後生了一女藍喜，她在藍宅的地位不高，可是她善歌能調笑，生女兒也不影響她在藍老爺面前的地位。

盧荀一直到無人處才拿出懷裡的物件，居然是枚紅龜糕，赤小豆內餡棉柔甜蜜，他兩口咬了，搗著嘴細嚼慢嚥，真好吃。

藍老爺是二世祖，沿襲父祖的恩蔭，得了靖海侯施琅家族的信任，在鳳山經營施侯大租戶，每年替靖海侯家族收米糧地租，年年得進京去匯報收成，往來於大陸台灣之間，事業頗大，家業更大，泉州也有藍家大院，金門還有外室，到處都有小公館，大子與大婦都留在泉州的藍宅大院，鳳山的施侯大租戶是由小兒子和小舅子一家掌管，小舅子就是張總管，小兒子藍蔭還是少年人，根本不管事。

藍老爺每年在鳳山住四、五個月，在泉州住兩、

三個月，其餘的時間都住在金門，從金門坐船到金陵，再到從內陸運河搭漕運船到北京，他忙



碌的很。

就是這樣忙碌，所以他要廣娶妻妾，替他多生兒子，兒子多了，將來才好繼承他四處的家業，繼續當「施侯大租戶。」

藍老爺子回來啊！藍家大院忙碌起來了，這座大院落是專程請泉州師傅來蓋的，費了不少銀兩，主屋四進三間，有大大小小的院落集合起來的大宅院，外圍再圈一層高大的覆瓦磚牆圍繞，頭進有大廳堂，堂外有大院子、水池子。

第二進有大花園隔開，後堂是祠堂，祠堂後又有更大的花園，中間有涼亭和戲台子，最後一進才是婦女們的廳堂，每座廳堂居中，左右各兩間大房相連，住著當家的女人徐奶奶，她是藍老爺的奶娘。每座花園子各有廂房，住著妾婦和她們的兒子、女兒們或是乳母、有頭臉的僕婦。

廂房後進又有小木屋，住著嫻婢、丫頭和老媽子，男人都住在圍牆處搭蓋出來的小屋，既可當護院，又不與宅內女眷相混，藍老爺的睡房則在祠堂左手的大房間，兩間打通，寬闊異常。

藍老爺一回來就要看帳本，理財務，甚至要下到各處勳業地和頭家廊去視察，張管家最忙，現在他正向老爺匯報業績。

「：台灣府內樣仔林；漚汪堡；學甲堡；打貓西堡；牛堀西堡；觀音中里；半屏里；大竹里；興隆內里；興隆外里；小竹上里；人壽上里；人壽下里；觀音下里……以上是到今年的官田墾地，共八千三三百九十一甲，文武官田一萬零六十三甲，收入一千二百兩銀，墾照兩張，

還有二處頭家的定頭錢、積地金各五百石，等老爺回來決定……。」

張管家說的口乾舌燥，看著姊夫有小妾伺候茶水甜食，他吞了一口口水繼續說道：

「頭家廊六處，今年再開一處硤糖，專硤白下糖的糖間，其他還有三處的頭家廊只硤烏糖，不足應付『北郊』，英國人在媽告，下白糖需求很大，烏糖便宜，賺不了多少……。」

牛掛廊交烏糖到新所頭家廊，再聯合其他牛犇廊、公家廊的烏糖，一年有六十萬簍，每簍一百七十斛……，歲入約二十一萬八千英國錢（英鎊）……。」

「汝講完了嗎？明年我需要給北京送去三千兩，拿得出來嗎？」

「拿得出來，若新糖間日夜硤糖，就能多煎白下糖，比烏糖、赤糖的價格都好……，」張管家要逞能呢。

盧筍拿了新帳簿進來藍老爺的內廳，正聽見張管家說，新糖間要日夜硤糖，心理凸跳了一下，他才剛買來十個年輕人，連同其他頭家廊的下手，加起來才剛剛開一家頭家廊的人手，還缺兩個糖師，現在聽起來，張管家是要開製白下糖的糖間，不是開糖廊！

「伊是誰？怎沒見過，生面的很？」藍老爺的眼睛很厲害，人面見過不會忘，人名聽過都能記得，若同時見人通姓名，那他連對方的特徵都能清晰無誤的說出來。

「舊年來的，新手，還勤快，能算，教他撥算盤，一教就會，毋重打，」張管家向藍老爺稱讚盧筍，還招手叫他上前向老爺行禮。

「我叫盧筍，老爺，」盧筍恭敬的像藍老爺行禮，退下一旁。

「汝說，糖間何時能開工？」藍老爺還是比較在意事業，轉頭繼續問張管家。

「尚欠動破，廊屋要十月才能建築，四鄉的上等蔗園，每甲能煎出烏糖六、七十擔，再煎成白下糖約五十擔，每擔……」張管家還想繼續說，藍老爺打個哈欠，揮手止住。

「明日再說，我愛睏了，叫小藍喜來，我很久沒見到她了。」

一旁低坐的小妾這才起身，捏著細步走出去，盧筍這才發現那位傳說中的綁腳細姨——蔡細姨。

盧筍隨張管家到了前庭才敢開口問：「張管家，要開糖間，不是要開頭家廊？人手不夠呢！怎麼辦？」

「十月的事，新來的先送去各個頭家廊教習，糖師從諸羅縣調來兩個，牛婆找附近的民家老嫗，剝蔗的找童工，其他的火工、車工、採蔗尾、看牛的加一加再調兩個來、牛隻現在只有十二隻，不足的我再想辦法叫人去牛墟買。」

「糖廊、石車俱無，怎麼開糖間？」盧筍已經認真在心裡盤算起來了。

「安平港來大船，汝去找台灣府治，拿我的手信去，他會派兵丁去將入港大船的壓艙石起出來，到時候就有石材做石車了，都是大陸來的青斗石和花崗石，比台灣的麻石耐用，汝記住，莫忘了。」

天色快到未時，陽光還很炙熱，正好藍蔭從外地回來，藍蔭年輕好玩，不時到鳳山縣鎮上

找同伴玩，見到「厝舅張總管只嘻嘻笑問：「厝阿舅，我父親回來了嗎？」

「汝現在才回來？不怕汝父罵汝？」張總管也是笑著回答，兩人很親切。

「有厝仔舅在，我父親不會罵我，」藍蔭竟繼續嘻嘻皮笑臉。

「汝喔！汝父正在房廳裡，還叫小小姐去陪他。」

「真好，他更不會生我的氣了，厝阿舅有事教吾？」藍蔭討說詞呢。

「糖間要用的石車，要叫台灣府治派兵去安平的大船起出來，」張總管給了藍蔭一帖救命符，藍蔭放心而去。

「張總管，不是要我去台灣府治……？」盧筍不懂，悄聲的問張總管。

「還是汝去，我只是讓少爺有話回給老爺聽，他什麼也不管，屆時汝去就是了。」

盧筍很認真的在學習經營硠糖廊的事務，他來了快兩年了，這裡是鳳山縣最大的莊院，連張管家的手信都能叫縣衙裡的官員聽令行事，如今又讓他見識了，連遠在台灣縣的官府也聽他的調派，張總管好大的威勢。

若以鳳山為中心，北向有台灣縣、諸羅縣，南到恆春，蔗園廣袤，到處都有硠糖的廊間，私人小地主有牛犛廊，約十人左右出資設廊硠烏糖，公家廊則是富農階級按股份現款出資設立，築廊屋，置蔗車，設石車，買牛隻、傭募工人硠糖，類於合資工廠；頭家廊規模更大，獨資經營，以前金預購包買甘蔗園，大量收購甘蔗，雇用勞力硠糖，煮糖，或是加工烏糖、赤糖成為更高

1 厝：閩語：滿，最幼小的兒子。

級的白下糖。

只有牛掛廊最低下，都是些種甘蔗的小戶佃農和貧農，以借來的資金合作設糖廊，硤糖之時，還要各自拿出牛隻及自出勞力，並且要繳納糖廊、石車和糖師的費用工價，自種的甘蔗不多，故硤糖販賣也所得不多，且還須繳納田賦和大小租，利息……等，牛掛廊是所有糖廊最低等毫無獲利的糖廊。

所有南臺灣的糖廊生產出來的各種糖烏糖、赤糖、白下糖，統交給「北郊」運配到大陸華北地區，所以，台灣府的北郊也稱為「糖郊」等於是台灣糖輸出貿易中心。

現在，施候大租戶的台灣總帶代理，鳳山藍家大院要開設「糖間」比頭家廊規模更大，還要日夜硤糖，要製作更精美昂貴的白下糖外銷。台灣須要的人力就更多了，客頭的生意真好，源源不絕的從大陸買漢人來當農奴。

大清國的雍正皇帝沿襲康熙二十二年公布的「台灣編查流寓則例」嚴格規定台灣居民及漢人渡台的禁令，規定：

〈內地商民來台貿易者，須由台廈兵備道查明，並發給路照、出入船隻須嚴格檢查，偷渡者嚴辦，偷渡之船及失察地方官，亦照法查辦。〉

〈渡台者不得攜帶家眷，已在台者不得搬眷來台。〉

〈潮州、惠州之地，為海盜淵藪，積習未脫，其民禁止來台。〉

這種禁令只是公文，並非真實能行之法，大清國無法禁止失業的農民求活，只是變相成為

一些吏胥、官員敲詐勒索偷渡者的藉口，有門路有靠山的漢人，更能從中取利，直接將台灣這塊彈丸之地的人、稻米、糖、貨搜刮一空，從漳州、泉州和應州等地的移民也接踵而來，台灣漢人人口暴增至七十萬人以上，直逼百萬大關！

歸命許可

台灣劃入大清國版圖後，朝廷曾經公布「歸命後，官私田園悉為民業。」也就是說，大清國允許將荷蘭人的「王田」和東寧王國的「營盤田、文武官田」皆改為民業，分給開拓農民私有，未來，官方只要按照土地的等則課徵田賦而已。

但是真實情況卻不是他們所說的那般，大清帝國派來的接收台灣官員在「官私田園悉為民業」的名目下，盡量將土地收歸官有，成為他們駐台官兵的私有土地，土地上收穫的米糧運回大陸養兵，也養來台官兵的家眷們，統稱為「養廉銀。」

有能力的鄭氏降將、降兵，一躍而成土地經紀人，協助大清國三年一任六年一輪的官員們搜刮台灣的一切，大清官員為長遠計，紛紛將土地賞賜給這些人管理，這些特定人士可以發行「墾照」准許農民在一定範圍內墾殖開拓土地，能取得墾照的人被稱為「墾首」大清國的文武官員也各備資本，召佃墾荒，以為己業，這些墾首們，憑著「墾照」就能控制廣大的土地，除